



《船歌》一曲话同江

完达山脉耸峙东北，一路绵延起伏、纵横交错，但延伸至一片冲积平原时，突然就被汇流于此的松花江、黑龙江拦了下来。

古称“天河”的大江与巍峨山脉就这样不期而遇。这次碰撞的结果是，山岭、溪流、沼泽、岛屿等各种地理结构，深深浅浅地挤在了一起。但大自然神奇的造化又将这一切安排得那么有条不紊、那么有韵律，满眼山川丘陵陡然开闢起来，原野土地也如织锦般斑斓，如油画般多彩。

恰如赫哲族的“嫁令阔”(民歌)里唱的：水是山的裙裾，石是水的骨骼。这片土地上的资源物产、稼穡渔猎、地域风貌、生活习俗、民间传说等等，无不“皆与江同，皆由江生”。所以，这方山水得“同江”之名，可谓顺理成章。

再精美的地图，也无非是山脉、河流、关隘、湖泊、岛屿、城池等符号的组合。江河行地，水涌山叠，同江山水与“江同”者不仅仅是地理描述，更有风起云涌的历史记忆。伫立在北疆边防某部街津口哨所瞭望塔，放眼两江汇聚奔流之潮，一句慷慨悲歌骤涌心头。这不是江水，是流不尽的英雄血脉。

“莫日根”传唱壮千年

源远流长话同江，其深厚的古风神韵，在《左传》中就可窥见踪迹：“肃慎、燕、亳，吾北土也。”

大约3千多年前，这片依山傍江的土地属于一个叫“肃慎”的部落(按当时惯例，部落是以首领的姓氏命名的)。

这位肃慎显然是个有眼光有格局的首领，虽然相距遥遥，他还是选择了向周武王献上部落之“重议”——楷矢石弩，以表示臣服于周朝。

在随后漫长的历史里，《汉书》《魏书》《新唐书》《元史》等史籍中，都有“肃慎氏来贡”“来朝”等记载。同江向中原“遣使朝贡，每岁不绝”，人们得以安享稳定祥和的岁月。

“依山而猎，沿江而渔”的安宁环境，使这里成为迁徙人口选择的繁衍生息家园。

有这样一数字——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，共有22个少数民族聚居于此。各兄弟民族在融合交流中，创造出独特丰富的民间风情艺术，使地处边远的同江，成为名扬中外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“回首向来萧瑟处”这个吟唱渔猎传奇、描绘江河织锦之地，曾经被称为“拉哈苏苏”。赫哲语中“拉哈”意为：泥草垒的墙，而“苏苏”则意为：残垣废墟。谁会用这样的名字称呼自己的家园呢，除非是有一段惨烈的记忆。

边关风

西北某高山，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通信中队所属的发信台坐落于此。台站很小，占地面积不到3个篮球场大。

然而，在现任台长、一级上士曾东鹏心里，这个台站很大，很大。因为这里无声地书写着军人的坚守，还有他们无悔的青春岁月。

初冬清晨，阳光铺在山头上。曾东鹏起床收拾，开始为那几盆绿植浇水，他仔细把叶子喷得透亮，又用抹布一片叶子、一片叶子拭干，再把它挪到窗台上。看绿植沐浴着阳光，曾东鹏心里的幸福感一点一点晕染开来。

新兵下连，因为人手短缺，这位“霸得蛮”的湖南小伙，申请来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台站。初到台站，习惯了南方湿润气候的他，便收到一件特殊的“见面礼”：半夜口干舌燥，准备起床找水喝，一摸枕头手上有点黏，打开手机筒一照，才知道是鼻血流到了枕头上。

“适应不了西北的天气，也就适应不了守山的日子。”如今新兵再到台站，他常常把自己的切身体会挂在嘴边。那段“鼻血横流”的经历，每每讲起，总是让他苦笑连连。

我相信，同江这个地名你未必知晓。但有一首歌一定能够让你

闻旋律而和声唱，那就是《乌苏里船歌》：

“乌苏里江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起波浪，赫哲人撒开千张网，船儿满江鱼满舱……”

是的，这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，并被送入太空的国之金曲，便是源于同江的山水传情，出自赫哲人的渔歌晚唱。

黑龙江省同江市之“同”，显然属于“混然于众”的常见字，但它

却拥有“甲骨文”级的资历——是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的汉字之一，而且从造字之初，字形字意从未变更，其解一直如《说文》：“合会也。”

由此，可以合理推想，同江之名，应该来源于早期先民对家园故土的地理描述。

歌声中的北疆边城“同江”——

在那奔涌的江涛里

■ 郑蜀炎



图①：驻守同江八岔村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雪中巡逻；图②：军管开放日，当地赫哲族青少年穿着民族服装到连队参观学习；图③：节假日，当地赫哲族群众来到连队和官兵一起包饺子；图④：清晨，官兵巡逻经过当地村落。

一曲悲怆的哀歌。

史载，明清两朝，同江地区抵抗外敌侵扰的战火从未停息，比较重大的战斗就近10次。今天，旅游者熙熙攘攘的“三江口”，就曾经是边境军民“三战三江口”，合击重创侵略者的旧战场。其辉煌战绩，至今仍是“特伦固”(当地的口头叙事文学)的精彩传唱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日军侵占了赫哲人生活的大片土地，英勇的赫哲人奋起反抗。“上山两条板穿山越岭，下江三条板漂洋过海”，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上来去自如，令进犯的日寇日夜不宁。在一次名之为七星岗的战斗中，一对名为尤山、尤江的猎人兄弟化身“狙击手”，仅二人就毙敌近百人，成为族人口中的“莫日根”(赫哲族语意为：英雄)。

作为少数民族，赫哲人在抗战中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。从1932年即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的第2年，到抗战胜利，赫哲族人口从1700人锐减至300人。

忠勇无双战旗扬

勇无双，忠无双，江水血浪尽是英雄绝唱；头不低，腰不弯，山峰弹壁凿刻百姓豪情。

街津口抗日根据地遗址的这副对联，讲述着革命老区叱咤风云的历史，

记载下白山黑水血染战旗的岁月。

钩稽往事、状摹风物。一路走同江，63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放眼可寻江河风光、良田秀峰、民俗瑰宝、名胜古迹，处处皆是旅游者打卡的热门之地。然而，同江人民最引以为豪的，是这片热土作为革命老区的荣耀；他们心中远胜于种种风貌景致的，是战火中存留下来的10处红色历史遗址。如今已经成为旅游胜景的“街津口”“青龙山”等，都是当年我党开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。

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，党领导的抗联6军、7军、11军等抗日武装，依托这些根据地一直坚持着武装斗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他们与日伪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斗就有32次。一次次英勇的战斗，最大限度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，极大地鼓舞了同江人民的抗日信心。

抗日烽火点燃在白山黑水，在我党我军宣传影响下，先后有160万民间的山林抗日队伍加入了抗联，成建制的伪军携枪投奔抗联队伍。更精彩的是，在伪保安大队的里应外合下，抗日武装攻克同江县城，砸开监狱解救了全部爱国抗日人士。

还有些故事堪称传奇。我党一位地下党员，以教员身份作掩护，与同江县伪公署的职员、警察、电报员、税务

员等结交为朋友，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和革命思想，使之走上抗日道路。他们为抗联提供了许多情报，并以各种方式瓦解打击伪政权。后来，这位地下党员暴露了，又在他们的掩护下安全撤离。

就地位置而言，同江属于边城。但是，正如毛泽东同志在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争问题》中对抗联的评价：“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，多消耗一个敌弹，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，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。”

“戍边新歌”不尽诗

到同江必到边防，到边防必到八岔村。

这里是赫哲族的聚居区。赫哲族的鱼皮制衣的绝技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名录。还有精美绝伦的鱼皮画、鱼骨画、桦树皮画，被誉为“赫哲三绝”。

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，在新中国成立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。今天，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，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了“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“全国美丽宜居村庄”“全国文明村”……

然而，赫哲人民走进新时代，畅享

新生活的同时，从来都没有忘记守疆卫国的历史与责任。

史载：这里不仅是渔乡，同时，在数百年之前，就担负起协助戍边，“监护疆域、巡查边界、盘查及缉拿逃境者”之责。

“个个都当边防兵，家家都是边哨岗。”今天走在八岔边关，悠扬的《船歌》令人心醉，边防军民的一曲“戍边新歌”，同样让人激情万端。

共同戍边防的，就是战友。驻守在这里的某边防连官兵讲述了这样几位战友——

42年前，22岁村民李成华开始担任义务护边员，今天仍然在巡界的队伍中，是“边龄”最长的“老边防”；

女大学生荆锐毕业回村当“村官”，同时兼任护边员。后来她调到乡里任职，但从来没有放弃护边员的“职位”，在同江有着“边关花木兰”之誉；

村里有8位青年在城里工作、上学，但他们每逢假期都要回到连队报到，参加巡边，被亲切地称为“候鸟”护边员……

同江边防行，看着一位位不穿军装的战友，听着一个个热络贴切的“外号”，赫哲族的一句谚语骤涌心头：“有木扳钉船就敢闯风浪，有钢叉在手就能保家乡！”

暖闻速递

澜沧江畔有个“爱兵理发室”

■ 伍小青 董浩浩

10分钟，一个标准的板寸头便理好了。刚休假归队，二级上士陈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不禁为理发师、下士李天通竖起大拇指。

听到战友的夸赞，李天通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“下一位，请上座。”他一边招呼等待理发的战友，一边俯身清理着座椅上的碎发。

澜沧江畔，戍守着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。由于驻地偏远，交通不便，理发一度成了难题。为此，连队专门举行了一次“理发大赛”，推选李天通担任连队的“首席理发师”，并在连队文体活动室的一角，建起一间“爱兵理发室”。

走进这个南陲深山中的理发室，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喜：新粉刷的淡蓝色墙壁，两面落地镜让整个理发室更有空间感。镜子前，各类理发工具摆放整齐，两张旋转座椅干净整洁……

“等待的时间最无聊。”李天通说，连队理发室设在文体活动室，为的是让大家在排队等待理发时，可以在文体活动室翻翻书，打打球。李天通每周利用一天时间为战友理发，如今他还带了2个“学徒”，“下一步‘军管理发师’的队伍不断壮大，我们轮流值班不影响训练，还打算增加洗发、护发项目，丰富大家的周末生活。”

当兵前，李天通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发型设计，还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理发店。他的“徒弟”中士董华笛，虽不是“科班”出身，但经过李天通的调教，技术手法已丝毫不落下风。二级上士石伟是个“美发界的新手”，李天通一边帮他理发，一边教他如何根据脸型设计发型。“石伟学习能力强、进步神速，简单的修边和理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。”李天通的脸上挂满笑容。

“排出的乖娃娃，夸出的好媳妇。”受到官兵追捧，3位“军管理发师”的服务热情高涨。“爱兵理发室”解决了官兵理发难题，温暖了官兵心窝，也在无形中激励着大家成长成才——

理发师石伟刚下连时是出了名的“闷葫芦”，现在变得健谈开朗，在连队前不久组织的演讲比赛中获得冠军；新兵周洛不爱看书，读书看报常常坐下半分钟就出神，现在他有一时间便扎进理发室，和“书友”学习交流……

雪域高原有片“氧气森林”

■ 唐帅 纵恒 郭帅

伴随着动感的节奏，南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的富氧训练室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
二级上士李明明身穿体能训练服带领战友们跳着毽子操，一曲结束，他轻轻拭去额头上的汗水说：“在高原的缺氧环境下开展训练，身体机能状态恢复较慢。有了富氧训练室，高原训练也可以既愉快又健康。”

一边锻炼身体，一边放松心情……在南疆军区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防连队，官兵们将连队新建成的富氧训练室亲切地称之为“氧气森林”。

南疆军区所属一线边防连队常年驻守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。近年来，上级持续提升边防一线基础训练设施建设能力，逐步在高海拔连队建起了富氧训练室、制氧方舱，配发便携式制氧机，改善连队守防条件。

“新建成的富氧训练室，就像高原上长出的一片‘氧气森林’，我们在这里可以使用划船器、跑步机等器材开展各种健身活动。”李明明说。

这是一片占地400平方米的场地，可容纳50人开展训练。在宽敞明亮的休息区，可调式座椅让人倍感舒适，各类吸氧控制装置，直接连接到座椅旁。“富氧训练室的气温、湿度、空气含氧量等，都接近平原地区标准”“室内训练还有效阻隔了紫外线和风沙，训练效果更好”……休息区内，官兵们细数“富氧训练”的种种益处。

“在训练中吸氧，在吸氧中训练，可有效调整血液中的血氧饱和度，增强人体吸氧能力，改善人体心功能，让大家的训练更加科学、高效。”连队军医陈旭东说。

富氧训练室也带来了训练方式的调整。随着富氧训练室的建成，边防一线连队纷纷探索形成新的组训方法。在河尾滩，连队利用早操时间组织官兵在富氧训练室内训练，确保官兵每天能够获得1至2小时的科学用氧，提高训练效率，促进训练成绩的提高。

富氧训练室的一侧，连队还规划出垫球、羽毛球等场地。训练闲暇时，中士董海兵经常叫着战友，在富氧训练室内过一把“球瘾”。放下手机，走进富氧训练室，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，如今正在成为高原官兵周末放松的新选择。

坚守高原无问西东

■ 范云龙

己的心路历程。聆听老兵们的坚守故事，曾东鹏陷入了沉思。

彼时，正值春季，一缕阳光的触角掠过山巅，抚过他的脸庞。

放眼远望，满目苍凉，山还是那样光秃秃，曾东鹏内心却在悄然变化，渐渐“回暖”。那天晚上，他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这几个字——学会与孤独清冷握手拥抱，坚守山巅站成兵峰。

“别看台站平时安静，必须时刻警惕，战斗极有可能会在下一秒打响！”对于战备任务，台站战士们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。

“这边电台有问题，请配合速查原因！”一天夜幕降临，旅指挥所值班员打来紧急电话。

二话没说，正在值班的曾东鹏先是对某型电台进行自检，发现各项参数正常后，又把目光锁定在房屋楼顶的天线调谐器上。他拿来梯子，呼哧呼哧爬上去，调整好呼吸，待在一旁侧耳细听，这

次没能像以前一样听到“滋滋”电流的声音。

“十有八九是这里出了问题！”说话间，台站另一名老兵、一级上士常晶钧也加入抢修。不久，电台恢复正常。

守站的岁月，心中也有希望。这些年来，战士们在台站种了许多小树。在曾东鹏和战友们的悉心呵护下，小树一天天长大……

“院子里有37棵松树和20棵白杨树！”曾东鹏对院内的这些树如数家珍。今天，道路两旁的树，就像是庄严的卫兵一样，守护着这座营院。

“守在这里值不值？”面对新战士的问题，曾东鹏把目光悠悠投向这些挺拔的树。

青春无问西东，时光自成芳华。从这位16年老兵清亮的眸眸中，新战士已然读懂了答案——值得！为祖国站岗，我们的根早已深深扎在了这片热土。



上图：台站官兵夜间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空。



上图：一位老兵在离队前向守望的大山庄严敬礼。 图片由该部官兵提供